

意愿与自由

奥古斯丁意愿概念的道德心理学解读

爱智文丛

Voluntas et Liberta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吴天岳 著

意愿与自由

奥古斯丁意愿概念的道德心理学解读

吴天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愿与自由:奥古斯丁意愿概念的道德心理学解读/吴天岳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3

(爱智文丛)

ISBN 978-7-301-17106-6

I. ①意… II. ①吴… III. ①奥古斯丁, A. (354 ~ 430)-道德心理学-研究 IV. ①B50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2167 号

书 名: 意愿与自由:奥古斯丁意愿概念的道德心理学解读

著作责任者: 吴天岳 著

责任编辑: 田 炜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106-6/B · 090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8.25 印张 351 千字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序 言

自由决断(*liberum arbitrium*)问题和意愿(*uoluntas*)的作用乃是奥古斯丁思考和写作中的核心问题。这位古代晚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对西方思想的决定性影响延续到18世纪,毫无疑问促成了我们今天仍然使用的意愿概念的形成,不仅是在哲学论辩中,而且也表现在我们处理道德责任问题时的日常语言中。吴天岳这位年轻的哲学家,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却有勇气研究这一核心难题,而没有被关于这一主题浩如烟海的二手文献吓倒,这非常值得赞扬。他的著作有一个明确的焦点:即对意愿作为灵魂官能的功用的哲学追问,以便更好地把握意愿对于我们理解道德责任的重要性。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系统地探究意愿作为心理现象和其他心理活动的关系,从非理性的情感到理智认识。这一研究进路首先考察了奥古斯丁对肉欲(*concupiscentia carnis*)这一圣经概念极富煽动性的解释:肉欲乃是不可控制的灵魂情感性活动,它标示出意愿本质的无力。然而,意愿在情感的形成中起着一定作用,它默许灵魂前意愿(*pre-volitional*)的活动(在斯多亚派的术语中称为情感发端或“最初波动”)。在对奥古斯丁情感理论的一般性叙述之后的一章中,是对羞这一感觉的深刻剖析,展示出意愿在这一初看起来只是单纯的非反思性情感中的内涵。奥古斯丁阐明羞这一感觉不仅反映了意愿在面对肉欲时的无

力,而且揭示了意愿赢回自己尊严的努力。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章中,作者考察了理智和意愿在道德决断过程中各自的作用。通过重新考察奥古斯丁对自己追寻美好生活(*beata uita*)的反思,作者富有信服力地表明,唯理智论或者唯意愿论的解读都没有公正地对待奥古斯丁对道德决断的理解。

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探究奥古斯丁对意愿功能的创新理解的道德意义。将意愿作为一个心理力量 and 它作为一个道德官能勾连起来的桥梁是奥古斯丁最富争议的自由(*libertas*)观念。作者首先仔细地考察了奥古斯丁为意愿的独立性所作的论证。正如奥古斯丁所示,没有任何外在之物,无论是低下的还是崇高的存在者,能够强迫意愿产生一个特定的倾向。甚至当我们在自己内心中经历到奥古斯丁所说的两个相互矛盾的意愿(*duae uoluntates*),意愿也没有受任何内在力量的强迫,尽管会受到它们的限制。然而,这只是代表意愿自由的否定方面,免受强迫的自由(*libertas a coactione*)。更重要的是要关注自由的肯定方面,这常常被误读为单纯的选择的能力,或者说中立的自由(*libertas indifferetiae*)。而对文本的仔细解读表明意愿的自由决断(*liberum uoluntatis arbitrium*)本质上是一种行善的能力,只有它才能保障幸福生活。这一对于自由的原创性的幸福主义解释为奥古斯丁的道德主体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一个人不仅要为他可以加以避免的自愿的恶行负责,而且也要为那些使得向善的选择变得艰难的某些生活条件负责。正如先前所论,甚至肉欲也不只包含意愿内在的软弱,而且揭示了意愿的默许,这确立了它在意愿恶时的道德主体性。结尾的一章处理意愿的自由如何能与神恩相容,这一难题不仅困扰着奥古斯丁,而且困扰着在他之后若干世纪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哲学家们常常尖锐地批评奥古斯丁在其生命中的最后阶段采取了过于僵硬的教条化理解。吴天岳则证明奥古斯丁的观点在哲学上是可以捍卫的。恩典作为对于意愿官能

的内在作用,它并没有破坏意愿获得自己行为倾向的自由。

这一哲学分析显明奥古斯丁的意愿概念和他对人的“自我”的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正如奥古斯丁在他的论著《论自由决断》的一段精彩论述中所言:“如果我们得以愿和不愿的意愿不是我自己的,那么我真不知道还能把什么说成我自己的。”(III, 1, 3)奥古斯丁对意愿及其有条件的自由的现实理解提供了对于人性的微妙而丰富的刻画,它仍然能够激发我们自己对于自我的反思。这本著作的作者以一种独到的方式,找到了他自己穿越奥古斯丁著作全集的路径,不是把自己限制在那些容易亲近的早期的所谓哲学著作中,而是在他的考察中包含了晚期的神学著作,后者展示了——如果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对于人的心灵复杂的意愿结构和情感结构的令人震惊的洞见。作者所有的反思都建立在对拉丁文本仔细的阅读和精确的解释之上。这一著作不仅是一部博学的学术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奥古斯丁心理学的出色导论,它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样一个我们今天在解释道德主体性时仍然使用的主要概念。

作为吴天岳博士论文的导师和鲁汶大学哲学系的前系主任,我非常高兴看到这部博士论文能够出版以供中国的哲学家们使用。

卡洛斯·斯蒂尔
(Carlos Steel)

目 录

序 言	(1)
导 论	(1)

第一部分 意愿作为心灵的根本动力

第一章 肉欲与意愿	(19)
第一节 肉欲的发生与意愿的无力	(21)
一 术语辨析:肉欲与性欲,肉体与身体	(22)
二 性欲与意愿的无力	(28)
三 不服从意愿的肉欲与对肉欲的斥责	(33)
四 性欲与灵魂的其他情感	(36)
五 欲念与饥渴	(40)
第二节 肉欲是一种自愿倾向吗?	(46)
第二章 情感的发生与意愿	(55)
第一节 《上帝之城》第九卷和第十四卷中的情感理论	(56)
第二节 情感的最初波动与意愿	(65)
一 塞涅卡论情感的“最初波动”	(65)

二	奥古斯丁对“最初波动”的早期反思	(69)
三	《三一论》第十二卷中的最初波动	(74)
第三章	罪与罚中的羞感与意愿	(85)
第一节	卢克莱提亚羞感的悖谬	(88)
第二节	亚当和夏娃的羞与肉欲	(98)
第四章	理智和意愿	(111)
第一节	重思奥古斯丁早期著作中的美好生活概念	(116)
第二节	“无知”(Ignorantia)与“无力”(infirmitas): 人性的初始状态	(134)
第三节	知识(Scientia)与爱(Caritas)	(147)

第二部分 意愿的自由与道德主体性

第五章	意愿的独立性	(161)
第一节	奥古斯丁论意愿存在的自明性	(163)
第二节	意愿独立性的形而上学基础	(170)
一	《论灵魂的不朽》中心灵的独立性	(171)
二	《论自由决断》第一卷中的心灵的独立性	(176)
三	《论自由决断》第三卷论意愿的原因	(181)
四	《上帝之城》第十二卷论最初的恶的意愿	(185)
第三节	意愿独立性的心理学论证	(199)
第六章	自由决断与自由	(214)
第一节	理想的自由与现实的自由	(215)
第二节	奥古斯丁研究中的自由决断(<i>liberum arbitrium</i>) 和自由(<i>libertas</i>)	(222)
第三节	自由决断与自由选择	(230)

一 奥古斯丁早期著作中的自由决断	(230)
二 尤利安论意愿和自由决断	(236)
三 奥古斯丁对尤利安自由决断观念的批评	(241)
第四节 自由(<i>Libertas</i>)与善的意愿	(248)
第七章 意愿与道德责任	(259)
第一节 意愿与有意之罪	(261)
第二节 意愿与无意之罪(<i>involuntary sin</i>)	(270)
一 奥古斯丁研究中的“无意之罪”	(270)
二 习性(<i>Consuetudo</i>)与道德责任	(279)
三 肉欲(<i>Concupiscentia</i>)与道德责任	(285)
第八章 神圣恩典与自由意愿	(307)
第一节 神圣必然性与人的意愿(<i>Necessitas diuina et uoluntas</i> <i>humana</i>):从预知到预定	(309)
一 《论自由决断》第三卷中的神圣预知与自由意愿	(309)
二 《上帝之城》第五卷和《〈若望福音〉布道辞》第53篇中的 神圣预知与自由意愿	(322)
三 与“半裴拉基派”论争中的神圣预定和自由意愿	(332)
第二节 信仰的发端:例证上帝准备的意愿	(340)
一 奥古斯丁“信仰的发端”观念的发展	(343)
二 权能与意愿:对奥古斯丁晚年“信仰的发端”观念的 理论反思	(362)
结 论	(371)
参考文献	(382)
一 缩写	(382)
二 原始文献	(383)

1. 奥古斯丁著作集:缩写、拉丁书名、中文译名、 版本以及翻译	(383)
2. 其他古代作家著作	(387)
三 研究文献	(389)
主题索引	(418)
奥古斯丁著作出处索引	(427)
后 记	(438)

导 论

观念自有其历史。然而,对观念形成发展的历史考察,却并不总是那么精确可靠。有时为了精简篇幅以便在宏大叙事中更好地勾勒历史线索,它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过度简化一个具体的思想家在观念形成的漫长历史中的作用。而当作为研究对象的观念在当下的哲学思考中仍然活跃,情形甚至会变得更糟:思想史家们往往会受到自己对这一观念的先入之见的影响,将当代的思考模型以一种年代错乱的方式读入历史文本,既错误地扭曲了相关哲学论述的原生形态,同时也使当代的哲学思考错失了借助历史文本的重新挖掘开拓新的思维范式的可能。不幸的是,这样的情形一再发生在奥古斯丁的意愿(*uoluntas*)概念上。

意愿或意志(英:*will*, 德:*Wille*, 法:*volonté*)^{〔1〕}一词,在西方近代

〔1〕 本书取“意愿”这一翻译,而不取较为流行的“意志”,首先是为了强调它在西文中既指心灵中某种决定我们的选择和取向的能力,同时也泛指我们的一切行为倾向,类似于欲求。而“意志”一词过于偏重第一重含义,用它来翻译相关的动词(拉:*velle*;英:*will*)以表达出于意愿的行为(想、要、愿意)则比较困难。此外,这么做也是要对奥古斯丁的相关反思和当下的哲学讨论在术语上有所区别,尤其是避免将奥古斯丁所谈论的自由意愿和当代形而上学所关注的自由意志问题直接混同起来。这一翻译的合法性,我期待后面的论证能给出一个有力的证明。

语言中被广泛地用来描述人的行为动机,尤其是道德行为。然而,在古希腊语中,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术语可以等同于意愿这一概念。^{〔1〕}这一语言事实引导着诸多现代思想史家断定意愿并不像理性(λόγος)那样直接出自希腊的思想传统,而是一个被发现或者被发明的概念。^{〔2〕}相当一段时间,学界甚至广泛接受在古希腊哲学中不仅没有这一术语,而且不包含任何有关意愿概念及其相关的道德哲学论题的理论反思。^{〔3〕}与此相应,奥古斯丁被看作“第一个意愿哲学家”^{〔4〕},正是他原创性地构建了意愿概念,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哲学后继者,“从早期经院哲学一直到叔本华和尼采”^{〔5〕}。

而在更晚近的研究中,哲学史家们开始质疑上述结论的合法性,先前的思想史考察不仅过于受到古典语文学进路的影响,而且极其依赖

〔1〕 例见 Dodds 1951, 6, 105; Dihle 1982, 尤见 20-36。(本书引用的现代文献,为简便起见,只注出作者姓氏和出版年代,相关出版信息请查对书后的参考文献。同时为方便检索,当代外国学者人名一般不音译,保持其拉丁字母形态。)

〔2〕 古典哲学史家 Charles Kahn 和 Terence Irwin 的两篇相关论文的标题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它们分别是《发现意愿: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和《谁发现了意愿》,见 Kahn 1988; Irwin 1992。

〔3〕 例见 Dodds 1951, 6, 105; Snell 1953, 182-183; Arendt 1978, II, 3-7。上世纪 70 年代有两部以意愿为题的专著讨论古希腊哲学中的相关理论:法国学者 André-Jean Voelke 1973 年写成的《斯多亚派的意愿观念》和英国学者 Anthony Kenny 1979 年出版的《亚里士多德的意愿理论》。然而 Voelke 和 Kenny 都承认,希腊哲学家并没有明确地形成一个在后笛卡尔哲学中为人熟知的意愿概念,只是借助其他概念和理论模型探讨了相关的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问题。见 Voelke 1973, 6-7; 192-201; Kenny 1979, vii-ix。直到 90 年代,哲学史家如 MacIntyre 仍然认为基督教以前的古代思想家并没有意愿概念。见 id. 1990, 111。

〔4〕 Arendt 1978, II, 84, Dihle 1982, 123。

〔5〕 Dihle 1982, 123。

近代以降的意愿概念。^{〔1〕} 他们转而认定在近代哲学传统中“意愿”这一概念下包含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论题,例如行为的自愿性、意向性、道德主体性等等,由此转向古代史料中对于这些论题而不是相关术语的讨论。他们因此提出奥古斯丁之外的若干思想家竞选意愿的发明者,从柏拉图直到公元 7 世纪的忏悔者马克西莫斯。^{〔2〕} 尽管如此,在大多有关意愿发明权的争论中,奥古斯丁有关意愿(*uoluntas*)及其自由决断(*liberum uoluntatis arbitrium*)的反思仍然举足轻重。^{〔3〕} 尽管学者们强调奥古斯丁意愿概念折中主义特征以及它受惠于其希腊罗马先行者,他们仍然认为奥古斯丁在意愿的发展史中起到了关键的——如果不是最关键的——作用,因为他用一个贯穿一切的意愿概念将一系列道德心理学现象统一了起来。^{〔4〕}

〔1〕 例如荷兰学者 Mansfeld 1991, 111 称:“在我看来,这一问题(案:指意愿的发现)直到现在仍然是在错误的方向上行进;我所说的正是德国人称为 *Wortphilologie* 的方向,这个术语我建议把它翻译为‘词典语文学(dictionary philology)’。古典语文学家和古代思想史家们将我们的‘will’一词(或他们自己的语言中的对应词)作为他们的出发点去寻找希腊语中和这一术语及其相关项的对应,同时当他们发现了少量的对应词(名词、形容词、动词)之后,他们又把(我们的‘will’一词)作为规则,并且得出结论,即在希腊思想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应那被他们漫不经心地称为‘我们的意愿观念’。”

〔2〕 英国学者 Richard Sorabji 在他自己有关意愿的思想史叙事中对此做出了很好的概括,意愿发明者的候选人按编年顺序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亚派的克吕希普斯、波塞东尼乌斯、柏拉图派的盖伦、斯多亚派的塞涅卡、斯多亚派的爱比克泰德、奥古斯丁和忏悔者马克西莫斯。见 id. 2000, 318-340, at 318。而支持这些候选者的相关论述依次见 Sedley 1991, 146-152; Irwin 1992, 453-473; Mansfeld 1991, 107-145; Gilbert 1963, 17-35; Kahn 1988, 234-259; Dihle 1982; Gauthier 1970, vol. 1, 259ff。而在更晚近的文献中,比利时学者 Gerd Van Riel 则认为普罗提诺的 *boulesis*(欲求)这一术语已经明确地表达了意愿概念,它构成奥古斯丁早期意愿概念的核心,见 id. 2007。

〔3〕 当然也有例外,如法国学者 Rene Gauthier 如此断言:“人们在奥古斯丁那里所注意到的‘意愿’的踪迹,没有任何一点不可以在斯多亚派那里发现。”见 id. 1970, vol. 1, 259。而美国学者 Sarah Byers 更进一步将奥古斯丁的 *uoluntas* 等同于斯多亚的 *hormē*(欲求),见 ea. 2006, 171-189。

〔4〕 Cf. Kahn 1988, 255-259; Sorabji 2000, 335-357。晚近更多有关奥古斯丁意愿概念思想来源的研究,见 Rist 1997, 14-18; Byers 2006, 171-189; Van Riel 2007。

遗憾的是,在最近有关意愿概念的观念史考察中,很少有学者致力于将奥古斯丁的意愿理论置于其原初的语境中来考察,以便忠实地呈现奥古斯丁的 *uoluntas* 概念。无论是奥古斯丁的仰慕者还是批评者,都令人吃惊地一致认同他的意愿概念开启了中世纪和近代哲学中的唯意愿论 (*voluntarism*) 传统。^[1] 这一传统以意愿为心灵的根本能力,认为它优于理智和情感,和希腊哲学传统中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唯理智论主张形成鲜明对照。^[2]

相当一部分学者将奥古斯丁的意愿概念等同于纯粹的意志力,它“先于并且独立于理智的认识活动,而且也根本不同于感性的和非理性的情感”^[3]。此外,他们普遍认为奥古斯丁接受甚至创造性地将败坏的意愿 (*mala uoluntas*) 作为道德的恶的最终原因。^[4] 对于这些学者而言,奥古斯丁的意愿犹如某种中立于善恶的双向力量。他们认为,作为意志力的意愿,全然无视我们的认知和感受,在我们的道德生活中展示着其绝对的支配地位,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先于意愿并且在意愿之外决定意愿决断所指向的方向。与这一对意愿的绝对能力的强调相应,奥古斯丁所说的意愿的自由决断 (*liberum uoluntatis arbitrium*) 也被等同于选择的官能,或者是能够不按实际所发生的方式行事的能力,它规定着理性存在的基本自由。

这一对奥古斯丁哲学心理学的唯意愿论的解读对于理解奥古斯丁

[1] 这一哲学立场鲜明地体现在中世纪的波那文图拉、根特的亨利、邓司各脱、奥康的威廉等人的思想之中。有关中世纪唯意愿论传统的研究,见 Korolec 1982, 629-641; Kent 1995, 98-143; Stone 2001a, 795-826; id. 2004, 65-98。

[2] 这一对奥古斯丁道德心理学的泛泛勾勒甚至影响到专门的奥古斯丁研究,例如英国学者 Gerald O'Daly 和 Christopher Kirwan 有关奥古斯丁自由理论的专门论述。

[3] Dihle 1982, 127。亦见 Arendt 1978, II, 88ff; Irwin 1992, 454-455。

[4] Gilbert 认为正是奥古斯丁将 *mala uoluntas* 这一概念引入道德哲学,见 id. 1963, 18, 亦见 Dihle 1982, 128。Sorabji 则认为奥古斯丁把恶的意愿等同于骄傲作为其他恶的原因,这一点可以追溯到普罗提诺,见 id. 2000, 334。

的道德哲学也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它假定在奥古斯丁的心灵哲学中,意愿这一心理现象奠定了所有其他的心灵活动和我们外在的公开行为。^[1] 作为奠基性活动的意愿,它乃是心灵的自发活动,它的产生不受任何其他官能的制约,同时也没有任何外在的原因。由此,这一没有原因的意愿自身成为我们的心灵状态和道德行为的原因,它因此通过自由选择决定着我们的道德品质。我们必须为我們的心灵状态和道德行为承担罪责,这只是因为它们是出于意愿选择的自愿行为,而我们完全有可能不如此选择。因此,意愿及其选择替代了传统的理智或实践理性,被视为奥古斯丁哲学中道德主体性的根基。

概而言之,根据上述唯意愿论解释,奥古斯丁所说的意愿乃是心灵的绝对自由的能力,它不受任何条件限制,在任何时刻任何情形下都能够不同行为模式中进行选择,因此它也成为构建我们的道德责任的核心官能。

如此解释奥古斯丁意愿理论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得他的相关主张无法经受住严格的哲学考察,特别是当代英美分析传统的心灵哲学的考验。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在其出版于1949年的《心灵的概念》一书中强有力地批驳传统的意愿概念,拒绝认为心灵中存在这样一种独立的能力或官能。他断定意愿概念只是一个人为的神话,它对于描述和分析道德行为来说只是一个非法的和无用的工具。^[2]

赖尔首先指出,意愿这一概念没有经验根基。在我们的日常观察中,没有人会用这一术语来刻画自己的心灵状态或公开的行为,人们更多的会去谈论他们的欲望和推理。在赖尔看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没有提到意愿,不是因为他们忽视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关键要素,而是

[1] See Dihle 1982, 129; Sorabji 2000, 335.

[2] Ryle 1949, 61. Ryle 提到通过诉求意愿的隐秘作用来解释和刻画我们品行的理论,可以追溯到斯多亚派和奥古斯丁。见 id. 1949, 64.

因为他们不需要这样一个虚构的心灵器官来解释“灵魂的本性和品行的源泉”^{〔1〕}。其次,我们也并不能证明,而只能假定意愿和我们的自愿活动之间的关联。^{〔2〕}第三,意愿理论并没有令人满意地解释笛卡尔哲学传统所带来的心身问题。一方面,“意愿的神话”预先假定了心灵的存在,并且将其作为我们的意愿所引起的有目的行为的因果解释。而另一方面,心灵根据其定义并不在机械世界的因果秩序之中,而物体的运动变化则依赖这一秩序。^{〔3〕}而第四个反驳则更加关键,意愿作为对我们的自愿行为的因果解释,总是潜藏着无穷倒退的危险:我们总会去追问意愿自身是不是心灵的自愿行为。^{〔4〕}

此外,赖尔还长篇累牍地指出我们完全不需要假设意愿这样一个心灵内在的器官来解释“有意的”和“无意的”、“意志坚强的”和“意志软弱的”等日常语汇。^{〔5〕}最后,赖尔指出意愿概念预设了心灵的重构成:思想/感觉/意愿,这只是一个笛卡尔式的“类机械论的心灵理论”,心灵如同机械身体中的幽灵,而意愿理论不过是这一主张的不可避免的延伸。反映在意愿理论中的不过是对人性的二元论描述,它将人还原为幽灵所驱动的机器。^{〔6〕}

赖尔的主张在当代学界影响深远,而如果上述对奥古斯丁 *uoluntas* 概念的唯一意愿论解释成立的话,那么如此重构出来的奥古斯丁的意愿理论势必无法从赖尔尖锐的批评中幸存下来。因此,奥古斯丁对于意愿概念的反思对于我们来说也就只有知识考古的和展示性的意义,而从哲学的角度看则不再具有任何现实的重要意义。

〔1〕 Ryle 1949, 64-65.

〔2〕 Ibid., 65-66.

〔3〕 Ibid., 66.

〔4〕 Ibid., 67.

〔5〕 Ibid., 67-74.

〔6〕 Ibid., 75-82.

在我们展开为奥古斯丁意愿哲学的辩护之前,需要指出的是,晚近奥古斯丁学界和当代英美心灵哲学的研究进展却已经向我们昭示,我们完全有可能从哲学上捍卫奥古斯丁的意愿理论,并进而为我们当下的相关反思提供新的思想资源。

首先,上述唯意愿论解释深受中世纪和近代哲学中的意愿概念影响,其合法性在晚近的研究中遭遇严峻质疑。^{〔1〕} 将奥古斯丁所说的意愿还原为纯粹的意志力,这一过于简化的解释模型未能如实地呈现理智在奥古斯丁心灵哲学,特别是其早期哲学对话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部分学者开始强调奥古斯丁意愿理论中的理智维度。例如,美国学者詹姆斯·韦策尔(James Wetzel)在其1992年出版的《奥古斯丁与美德的限度》一书中,深入地考察奥古斯丁原创性的意愿心理学中的柏拉图主义传统。韦策尔认为在奥古斯丁的道德哲学中,意愿首先指对于善的回应,它不仅需要我们对有关善的知识提供必要的信息,而且实际上直接受我们对于善的认识所推动。^{〔2〕} 而在有关奥古斯丁恩典的卓越研究中,德国学者约瑟夫·勒斯尔(Josef Lössl)在出版于1997年《理智的恩典:希波的奥古斯丁的恩典理论的认识论和解释学维度》一书中,强有力地指出奥古斯丁所说的恩典(*gratia*)首先是一种理智力量,它直接作用于人得以认识善的理智功能。^{〔3〕} 因此,在奥古斯丁谈论恩典和自由意愿的关系时,他实际上关心的是两种理智能力的相互作用,而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神圣意志和人的意志的冲突。这一对奥古斯丁哲学和神学的理智主义解释是否适用于其意愿理论,我将在之后的论述中逐步展开。然而它们的出现,至少告诫我们在草

〔1〕 例见 Wetzel 1992; 2000; Rist 1994; 2000a; Lössl 1997; 2004。

〔2〕 Cf. Wetzel 1992, 尤见 1-16; 219-222。

〔3〕 Cf. Lössl 1997; id. 2004. 在后一篇文章中, Lössl 扼要地回顾了奥古斯丁学术中唯意愿论和唯理智论的解释传统。见 id. 2004, 53-56。